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四

起昭陽協洽盡關  
逢敦祥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漢三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為御

史大夫

班表中尉掌徽循京師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

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初榷酒酤如淳曰榷

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杜今之畧約是也禁閉其事摠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

三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

酤工護翻約音酌

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

曰瘞展曰瘞埋也爾雅曰祭地曰瘞瘞其物者示歸於地

也瘞音於例翻

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

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

大人跡見二十卷元封元年

天子益怠厭

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

師古曰羈縻牽聯之意馬絡頭曰羈牛勒

縻曰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

睹矣 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秋匈奴入鴈門

鴈門郡屬并州

太守坐畏懷棄市

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懷者要斬懷如椽翻師古曰又音乃館翻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

發天下七科謫

張晏

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及勇敢

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

朔方

郡屬朔方州唐靈夏州地

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

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

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

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曰北鮮之山

鮮水出焉北流注於余吾

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

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

考異曰史記匈奴傳云廣利於此降匈

誤游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教

深入匈奴迎李陵教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

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

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

降戶江翻

大關氏欲殺陵

師古曰大關氏單于之母關氏音煙支

單于匿

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妻干立為右校

細翻

王校戶教翻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

有大事乃入議 夏四月立皇子臯為昌邑王臯音博昌邑國

屬兗州即山陽郡地其地在唐之宋毫單鄆四州間考異曰表云六月乙丑立今從武紀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盪滌天下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

巫蠱要斬巫祝也蠱厭也惑也謂使巫祠祭祀詛厭魅以蠱惑人也蠱音古孔穎達曰蠱者損壞之

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蠱食器徙郡國豪桀于茂

陵 夏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且子余翻

鞬田黎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匈奴二十四長左賢王位第一

左大將位第五長知兩翻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

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師古曰揮音屢日逐王居匈奴西邊以日入於西故以為名至宣帝神爵二年揮來降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之

為御史大夫 秋旱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

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班志谷口櫟陽二縣屬左馮翊師古曰谷口即今雲陽縣杜佑曰今

雲陽縣治谷是又曰醴泉漢谷口縣地隋為醴泉縣谷口縣故城在縣西北櫟音藥 注渭中裒二

百里 師古曰裒音茂長也 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

其饒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琅

邪 東海琅邪二郡皆屬徐 禮日成山 孟康曰禮日拜日邪川琅邪唐沂密州也 也如淳曰拜日於



成山師古曰成山在登之罘臣瓚曰地理志東萊縣東萊不夜縣斗入海

浮大海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

河間趙婕妤河間國屬冀州唐瀛莫州地帝置婕妤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師古曰婕言接幸於上

也仔美貌婕音接仔音予居鈎弋宮師古曰黃圖鈎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在直門南任身

十四月而生任讀曰姪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鈎弋亦

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

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恙余

翻亮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人逆探上

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為嗣

少詩  
沼翻

遂有危皇后太子

之心卒成巫蠱之禍

卒子  
恤翻

悲夫

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

趙國屬冀州唐為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德州界元鼎二年初

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故稱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初充為趙敬

平也主平其稅入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

初充為趙敬

肅王客

敬肅王名彭祖薨謚敬肅

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

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

見賢  
遍翻

充容貌魁岸被服

輕靡

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狀被服衣服也輕輕細也靡靡麗也被皮義翻

上奇

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

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

劾戶緊翻

上以為忠直

所言皆中意

師古曰中當也中竹仲翻

嘗從上甘泉

上時掌翻

逢太子家

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

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孔

穎達曰馳道正道御路也是天子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

馬改具師古曰家使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疏吏翻屬之欲翻

太子聞之使人謝

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

師古曰言

素不教牧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古字亡與無通

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四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

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余據班志不

其縣屬琅邪郡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冬十月甲寅晦日

有食之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西至安

定北地二郡屬朔方州安定唐涇原之地北地唐邠寧環慶鹽宥州地

征和元年

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

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三

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

彭祖景帝子前

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淖姬事見十九卷元狩二年淖奴教翻

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

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

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

昌亦彭祖之子班志武始縣屬魏郡

曰無咎無譽

音譽

余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夏大旱上居

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

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

門候掌宮門出入之禁續漢志秩六

百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

臣讚

曰搜謂索姦人也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恐姦人藏匿其中故大搜索索山客翻

十一日乃解巫

蠱始起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

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

千九百萬發覺下獄

下遐嫁翻下同

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

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

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

與陽石公主私通

陽石公主帝女也班志陽石屬北海郡上書時掌翻下且上同

上且

上甘泉使巫當馳道理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師古曰刻木為人象

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

其家皆以族誅也

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澎侯

涿郡高帝置屬幽州唐瀛莫幽涿深祁州

地屈立勿翻氂力之翻晉灼曰澎東海縣今考班志無之服虔曰澎音彭

屈氂中山靖王子

也

靖王勝景帝子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折而說翻

閏月諸邑

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

諸琅

邪縣以封公主故謂之邑與陽石公主皆衛皇后之女王長平侯伉衛青子也伉音抗又音剛

上行

幸甘泉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

仁恕溫謹

長知兩翻

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

生子閔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臑

少詩沼翻臑音博

皇后

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

漢家庶事草創

朱熹曰草略也創造也

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

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

不勞民

更工衡翻為於偽翻

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

也太子敦重好靜

好呼翻

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



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

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

簪請罪

脫簪去飾也

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

以逸遺汝

遺於季翻

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

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

最大最也

上亦無異有時

不省也

無所違異也不省不視也省悉景翻

上用灋嚴多任深刻吏太子

寬厚多所平反

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

雖得百姓心而用灋大

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

言留其事

取上意  
裁決也

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

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灋者皆毀之邪臣多

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

譽音余少  
詩沼翻

衛青薨臣下無復

外家為據競欲搆太子

言自衛青既薨之後姦臣以太  
子無復外家以為憑依競欲搆

成其上與諸子疏

疏讀  
曰疎

皇后希得見

見賢  
通翻

太子嘗謁皇

后移日乃出

移日言日  
景移也

黃門蘇文告上曰

黃門屬少府  
以宦者為之

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宫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

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

加白之皇后切齒

切齒者怨憤之甚  
兩齒相摩切也

使太子白誅文等

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

也上嘗小不平

小不平者體中  
微有不適也

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

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

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

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

被皮義翻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

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

盧植曰左道謂邪道也地道  
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

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  
正道為左若巫蠱及俗禁者

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

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

詈

恚於避翻

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

更工衡翻訐居謁翻鄭玄曰詛謂祝

之使沮敗也漢法有大逆無道之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

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

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

忘巫放翻遺忘也

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

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

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故其

字從出從示言鬼神所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

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

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祀祝詛者令胡巫視

鬼詐以酒醑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又以燒鐵

或鉗之或灼之強使之服鉗鑷也灼灸也汙烏故翻鉗其災翻強其兩翻

民轉相誣以巫蠱

吏輒劾以為大逆無道

劾戶槩翻

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

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

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

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

差愈也

上乃使充入宮至

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戾韓說御史章贛師古

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姓譜齊人降鄆子孫去邑為章氏

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縱橫

縱子容翻

太

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

師古曰三

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桐木人而殮之

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

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

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

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

等繫獄

師古曰橋託也託詔命也

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

及家吏請問皆不報

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

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

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

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

事見七卷始皇三十七年

太子曰吾人

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

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

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

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

格古陌翻擊也

太子自臨斬充罵

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

江充趙人故罵為趙虜乃汝也謂充前告

趙太子陰事使太子見廢也

乃復亂吾父子也

復扶又翻

又炙胡巫上林

中太子使舍人無且

師古曰且音子間翻

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

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

鄭氏曰長音長者之長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

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于綺翻

發中廐車載射士

師古曰中

廐皇太后車馬所在也余謂中廐者天子之內廐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

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

逆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

逆北孟翻

上曰太子必懼又



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

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釐聞變挺

身逃

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也余謂挺拔也拔身而逃也

亡其印綬使長史乘

疾置以聞

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疾置急傳也

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

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

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何謂

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

屈釐於太子為兄弟

故以周公之事責之

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

車為櫓

師古曰櫓盾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

毋接短兵多

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

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

師古曰長水宣曲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

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

侍郎馬通使長安

馬通漢書作莽通通及弟何羅以反誅明德馬

皇后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其姓為莽姓諸馬本自伯益之裔趙奢封馬服君後因氏馬

因追捕如

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

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

師古曰楫棹士主用楫及棹行船者也短曰楫

長曰棹余據班表水衡都尉有楫棹令丞蓋掌楫棹士之官也太初元年改典客為大鴻臚鴻臚者凡朝會使之鴻臚聲臚傳以贊導九

賓予讀曰與臚音閤

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

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

更工衡翻別彼列翻

太子立車北軍南門

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

不出

任音壬

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

二都及二京賦皆謂長安城中有九市廟

記曰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五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分

為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  
直市柳市師古曰毆與驅同

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街衢之側

有溝以通水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

寢多庚寅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

覆盎城門一曰杜門三輔黃圖曰長樂宮在東直杜門故戾太子戰敗於長樂闕下南奔覆盎城門而出亡也

司直田仁部閉城門班表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以為

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

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

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

夫曰

下遐稼翻

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灋也大夫何以擅止

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

皇后璽綬后自殺

璽斯氏翻

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

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

言與之合而從之也

有兩心與田仁皆

要斬

要與腰同

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

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

姓譜商丘衛大夫以邑為氏

封通為重合侯

班志重合侯國屬勃海郡

建為德侯

班表德侯食邑于濟南界

成為柁侯

班志柁侯國屬

濟陰郡孟康曰今濟陰成武有柶亭柶音妬

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

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灋族吏士劫畧者皆徙燉煌郡

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畧故徙之也燉音屯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

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

曰班志壺關縣屬上黨郡荀悅漢紀茂姓令狐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

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

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

帝之宗子也適子承太宗故謂之宗子適讀曰嫡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

隸臣耳

隸賤也

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

子

釐干六翻

造飾姦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

通

鬲與隔同塞悉則翻

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

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

兵以救難自免耳

難乃旦翻

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

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

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易樂也言青蠅往來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

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往者江充讒殺趙

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

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

深責之省悉景翻

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

漢丞相位三公將即

亮翻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

說式茂翻

臣竊痛之唯陛下寬

心慰意少察所親

少詩沼翻

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

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

勝音升師古曰惓惓忠切之意惓讀曰拳

出一旦之

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敢顯言赦之

也

以文理觀之不必有敢字

太子亡東至湖

湖縣屬京兆師古曰今號州湖城闕鄉二縣皆

其藏匿泉鳩里

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闕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

主人



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

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

脫

度徒洛翻

即入室距戶自經

孫愐曰頸在前項在後故引繩經其頸謂之自經以刀割

其頸謂之自剄

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

山陽時為昌邑國

足蹋開戶新

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

班志新安縣屬弘農郡續漢志縣有牛食令史

主人

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并皆遇害

考異曰漢武故事云治隨太子反者外

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

拜鄭茂為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

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勿捕此說恐妄也

上既傷太子乃封

李壽為邢侯

班志何內野王縣有邢亭邢音于

張富昌為題侯

班表題侯食邑

於鉅鹿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

三輔黃圖曰博望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師古曰取

其廣博觀望也為于偽翻下同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好呼到翻

故賓客多以

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

為于偽翻

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游處

處昌呂翻

左右前

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

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

易以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

子之不終也

癸亥地震 九月商丘成為御史大夫 立趙敬肅王

小子偃為平干王

平干國屬冀州本廣平也宣帝五鳳二年復舊名

匈奴入上

谷五原殺掠吏民

上谷郡屬幽州唐媯州地也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雍於用翻

匈奴入五

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

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

重北邸鄧居水

重直用翻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翻鄧之日翻

左賢王驅其人

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

且水

將即亮翻師古曰且子余翻

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

師古

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翻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

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

蒲奴水又在龍勒水南

虜不利還

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

兵

要一遙翻下同

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

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

危須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焉耆百里

婉音晚又音免

共圍車師盡得

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

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陁

要讀曰邀服虔曰夫羊地名也

師古曰句山西

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應劭

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

匈奴犇走莫

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

祖輶祭也崔氏云官

內之輶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輶祭山川與道路之神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也聘禮曰出祖

釋輓祭酒脯也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為行始也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祀以為行神為于偽翻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

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

當時列侯

通呼為君侯尊稱之也

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

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

穰

班表內者令屬少府又據昭紀內謁者令郭穰內者謁者各有令丞皆屬少府豈其時穰兼兩令乎告

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

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釐廚車以徇

師古曰廚車載

食之車狗行示也

要斬東市

要與腰同

妻子梟首華陽街

梟堅堯翻長安城中

八街華陽其一也華戶化翻

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

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

稱意適與獄會

掾於絹翻說式芮翻稱尺證翻

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

如淳曰以就誅後雖欲復降匈奴不可得復扶又翻

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

一要

遙翻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

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

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尉燁

渠侯謀曰

晉灼曰決眊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朋子雷電以擊匈奴功封煇渠侯煇渠魯

陽縣也予據班表僕朋侯煇渠食邑於魯陽雷電嗣爵雷電不自匈奴來降則決眊都尉非匈奴官也師古曰

眊息隨翻煇音輝

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

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

據匈奴傳燕然山在匈奴中連

邪烏地師古曰燕一千翻

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

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

塹七艷翻深式禁翻度深曰深

從後

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

之降戶江翻

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

秋蝗

九月



故城父令公孫勇

班志城父縣屬沛郡父音甫

與客胡倩等謀反古師

曰倩音翻

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淮陽太守田廣

明覺知

使疏吏翻守式又翻高祖十一年置淮陽國時為郡屬宛州唐陳州地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

州宛丘縣東南

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古師

曰陳留圍縣今據班志圍縣屬淮陽勇衣于既翻

圍守尉魏不害等誅之封不

害等四人為侯

不害當塗侯江德轅陽侯蘇昌浦侯圍縣小吏關內侯食邑圍之遺鄉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

無他意

言為江充所迫惶恐無以自明而起兵殺江充非有他意也

會高寢郎田千

秋上急變訟太子寃

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上時掌翻

曰子

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

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

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

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

不移時也

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即橫門外渭橋也橫

音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

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

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龜歸來也其臺在  
今湖城縣之西閭鄉縣之東基址猶存 天下聞而悲

之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

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

樓船乃還 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雍于用翻經典如而

通字隕石二黑如鰐師古曰鰐鳥兮翻小黑也江南三

月上耕于鉅定地理志鉅定縣屬齊國水經注作巨淀縣故城在淄水北縣東南有巨澱湖蓋

以水受名也 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見

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悖蒲使天下愁

妹翻

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

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

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

有僊人盡妖妄耳妖於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少詩

遙翻

沼翻

夏六月還幸甘泉 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

富民侯思澤侯表富民侯食邑於沛郡蘄縣師千秋無

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金 卷二十一  
它材能又無伐閱功勞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

曰勞角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數月

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

師古曰言稱其職也稱尺證翻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

與丞相御史奏

先悉薦翻

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杜佑

曰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

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

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

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

路候望也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

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

時烏孫王尚公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

上乃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

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

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重直用翻

而今又

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

師時雖勝降其王

降戶江翻

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

况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

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

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

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又漢使者習故而言師古曰匈奴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

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

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師古曰興遣興軍而遣之

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

不行

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也蓍莖也龜卜也孔穎達曰卜筮必用龜蓍者案

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賴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一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蓍蓍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太王王季文王乃卜三龜一習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

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向以為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又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傳云蓍短龜長不如從長者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託云爾實無優劣也杜預鄭玄因是言以為實有長短杜預注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短者數是終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為短也鄭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則卜立君卜太卦大祭祀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



曰謀五日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為大事鄭  
 注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惟  
 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小事無卜惟筮筮人掌九  
 筮之名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  
 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筮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  
 事衆筮其所要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  
 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  
 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  
 注古人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僖十五年晉卜  
 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  
 年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乃者以縛馬書徧視  
 筮並用也與讀曰預著音升脂翻

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

經書之人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其哉

或以為欲以見彊

師古曰見顯示見賢通翻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師古

曰言其誇張也視亦讀曰示

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

皆以為吉

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為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眡祲者

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直之翻

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

師古曰今便利

之時後不可再得也

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

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鬴

山山名也將即亮翻下同鬴古釜字

卦諸將貳師最吉

卜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為吉也

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

反繆

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忘也

重合侯得虜侯者乃言縛馬者匈奴

詛軍事也

據班史匈奴聞漢軍當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詛莊助翻

匈奴

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

軍士死略離散

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畧併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又

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

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

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擬欲募囚徒

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

蓋欲

使刺單于以報忿也師古曰言五伯尚耻不為况今大漢也伯讀曰霸

且匈奴得漢降者

常提掖搜索

降戶江翻索山客翻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掖羊益翻師古曰搜索

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余謂恐其挾兵力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

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

漢有擅賦法今止不行孟康曰先是

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名養馬者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

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翻

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

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上時掌翻畜許六翻

由是不復出軍

復扶又翻

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

班志一畝

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畊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畊長終畝一畝三畊一夫三百畊而播

種於三畝中師古曰代易也余謂此即周禮一易再易之田之類

其耕耘田器皆有便

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

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

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

好呼到翻被皮

義翻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

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

治直吏翻

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長歷是年九月壬

戊朔言八月是也

衛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

關氏音煙支

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

貳師以社

師古曰飭與敕同社祠社也

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

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後元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昌邑哀王髡薨

髡音博

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商丘成

坐祝詛自殺

考異曰功臣表云坐為詹事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

公卿表云坐詛按成不為詹事功臣表誤也

初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

相善

班表侍中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郎軍屯驕宰永巷宦者皆有僕射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課督之

取其領事之號沈約曰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箱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久次者為僕射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改僕射為祭酒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馬何羅為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得入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御舉伏誅侍

中由是復出外

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

重合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

及謂及於禍也

遂謀為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

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

師古曰上下於殿也磾丁奚翻上時掌翻下廂

同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

宮

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

日磾小疾卧

廬

師古曰殿中

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

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

無何猶言無幾時也日

磾奏廁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

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

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

師古曰趨



讀曰趣向也臥

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

何羅反

傳謂傳聲而唱之

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

日磾

中竹仲翻

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

伏辜

秋七月地震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

燕王

旦元狩六年受封

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

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

班志良鄉縣屬涿郡安次文安屬勃海郡良鄉

安次二縣唐皆屬幽州文安縣唐為莫州

上由是惡旦

惡鳥路翻

旦辯慧博學其

弟廣陵王胥有勇力

胥亦以元狩六年受封

而皆動作無灋度多

過失故上皆不立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

壯大多知

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

上竒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

穉母少

少詩沼翻下同

猶與久之

與讀日豫

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

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

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

物在焉故亦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

畫工畫讀日畫

珥仍吏翻

叩頭

斷句

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

掖庭屬少府有秘獄凡宮

人有罪

夫人還顧帝曰趣行

趣讀日促

汝不得活卒賜死

恤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

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

去羌呂翻下同

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

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

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

去之也

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盤屋五

柞宮

班志盤屋縣屬扶風山曲曰盤水曲曰屋師古曰盤張流翻屋竹乙翻張晏曰五柞宮有五柞樹因

名水經注五柞宮在長楊宮東北八里柞即各翻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

有不諱

賢曰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

誰當嗣者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

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

日磾休屠王子故云然

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

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

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

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

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

靜詳審

沈持林翻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翻又職吏翻

不失尺寸日碑在上左右目不

忤視者數十年

忤逆也五故翻

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

後宮

內讀日納

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碑長子為

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

戲日碑適見之惡其淫亂

惡鳥路翻

遂殺弄兒上聞之大怒

日碑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

偽為于翻

已而心敬日碑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

桀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帝上

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  
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為未央廐令

未央廐令  
屬太僕  
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呈馬多

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復扶又翻桀

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誠實也

言未卒泣數行下卒子恤翻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近其

斬翻為侍中稍遷至太僕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

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壽七十一入殯未央

宮前殿帝聰明能斷斷丁善用人行灋無所假貸隆慮

公主子昭平君

隆慮公主景帝女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慮音閤

尚帝女夷安

公主

班志夷安縣屬膠西國

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

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

為于偽翻下同

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

醉殺主傅

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是

也師古曰傅姆是

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

上時掌翻

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

我弟謂女弟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翻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

久曰灋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灋吾何

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

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

時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門者朔時待詔宦者

署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

偏不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蕩蕩平坦貌

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  
上萬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為中郎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  
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達背六經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

也

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

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于衆人誰可為事者也

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

師古曰正音之成翻

定厯數

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

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

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

有加焉

師古曰美其雄才大畧而非其不恭儉也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

斂力驗翻

內侈宮室外

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

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

幾居宜翻

然秦以之亡漢

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

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

惡烏路翻  
好呼到翻

誅賞嚴明晚而改

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

班志鄂縣屬江

夏郡公主所食之邑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  
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

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余據鄂邑公主即蓋長公主鄂

五各翻共居用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

翻養弋亮翻

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

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續漢志本注符璽郎中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璽

斯氏

欲收取璽

師古曰恐有變難欲收取璽

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

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

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

三月甲辰

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

李于東方

李蒲內翻

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

淮南厲王子勃徙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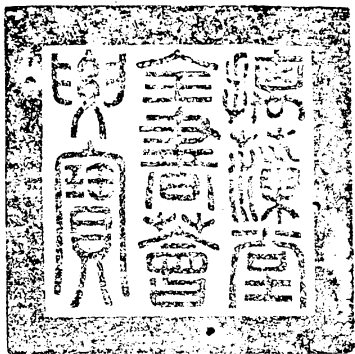
濟北王寬其孫也漢法內亂者為禽獸行濟子禮翻行下孟翻

冬匈奴入朔方殺畧

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行下孟翻

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五

起蒗蒙協治盡柔兆敦牂凡十二年

孝昭皇帝上

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張晏曰後以二名難諱但名弗荀悅曰諱弗之

字曰不應劬曰禮謚

法聖聞周達曰昭

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往擊大



破之

捷為蜀郡皆屬益州捷為郡唐瀘戎嘉眉榮資簡州地蜀郡唐成都府彭蜀邛雅翼茂州之地

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發精勇間命犇走故謂之犇命李奇曰平居發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犇命犇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詔是余據左傳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奔命者救急之師固不拘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也捷居言翻

秋

七月赦天下

大雨至于十月渭橋絕

武帝初崩

賜諸侯王璽書

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蓋君臣通用也秦漢以

來惟至尊以為信

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張晏曰文小則

封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

安

蘇林曰壽西姓長名師古曰之往也

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

刺七亦翻探也

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

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

孝王孫澤等結謀

中山哀王昌靖王勝子齊孝王將閭悼惠王肥子

詐言以

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

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

職事是以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

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

獨可起而索

姓譜成姓本自周文王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有令尹成得臣師古曰失

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音山客翻

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

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即與澤謀為姦書言少

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

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

臨菑齊郡太守青州刺史治所

殺青州刺史雋不疑

雋辭究翻

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

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

日

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余謂澤歸臨菑謀舉兵故旦閱兵以待期數所角翻下同

郎中韓義

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鉗侯成知澤等謀

成菑

川靖王之子班志鉗侯國屬琅邪郡鉗步丁翻

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

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續漢志大鴻臚丞秩千石臚陵如翻

連引燕

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雋不疑為

京兆尹

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

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故云京兆也鄭道元曰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孔穎達曰釋詁文曰萬億曰兆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億為等萬至萬是萬之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

不疑為京

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

滯與否也今云慮因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翻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也甚矣行

下孟翻

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

所平反

毛晃曰平反理正幽枉也反音幡

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

母怒為不食

為於偽反

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月丙子

秬敬侯金日磾薨

秬音妬磾丁奚翻

初武帝病有遺詔封金日

磾為秬侯上官桀為安陽侯

思澤侯表安陽侯食邑於河內之蕩陰水經註陝縣

有安陽城武帝封上官桀為侯國

霍光為博陸侯

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

邑於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博陸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食東郡

皆以前捕反者馬何羅等功封

捕馬何羅事見上卷武帝後元元年

日磾

以帝少不受封

少詩  
沼翻

光等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白

封日磾卧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

畧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

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

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

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閏月遣故廷尉王平

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寃失職者

行下  
孟翻

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

按師古注光初封食邑北海河間

左將軍桀為安陽侯

桀食邑蕩陰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

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

說式芮翻處昌呂翻

攝政擅權而

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

背蒲妹翻卒子

恤翻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

事

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叅共知之

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

師古曰言諸呂專權而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

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

者遂拜楚元王孫辟彊及宗室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

辟彊守長樂衛尉

漢長樂建章甘泉各有衛尉以掌其宮衛然不常置樂音洛

三

月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

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

種之勇翻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

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初武帝征伐匈奴

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殯罷極苦之

師古

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罷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罷讀曰疲殯音讀鄭玄曰內敗曰殯陸云謂懷任

不成也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

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

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

母關氏恐單于不



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

關氏音煙支

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

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

復扶又翻

是歲單于病且死

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

少詩治翻治直之翻

谷蠡音鹿黎

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

顓渠閼氏單于之正室也

位大關氏上

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

單于

更工衡翻

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

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

降戶江翻

盧屠王告

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

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會龍城

匈奴諸王

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自居其本處不復會祭龍城也復扶又翻

匈奴始衰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

字蒲內翻

冬十一月壬辰朔

日有食之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

漢制

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

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

安妻生女年甫五歲

甫始也

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

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

地理志蓋縣屬泰山

郡師古曰食邑於鄂為蓋侯所尚故曰蓋長公主長公主儀比諸王帝姊妹乃稱之蓋侯王充武帝舅王信之子襲爵蓋如字又古盍翻子客子賓客也安素與外人丁姓外人其名長知兩翻下同近其靳翻

善說外人曰

說式芮翻

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

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

師古曰椒房殿在未央宮中皇后所居以

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朝直遙翻

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

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為

然詔召安女為婕妤

婕妤音接予

安為騎都尉

為安父子與霍光爭權謀

亂張本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西南夷姑

繒葉榆復反

姑繒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在益州郡界葉榆澤名武帝開為縣繒慈陵翻

葉式涉翻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

此益州刺史所部兵也宋

昌漢武帝元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釋名曰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疆理益廣故曰

益州班志漢中廣漢蜀郡越巂益州牂柯巴郡皆屬益州師古曰辟音璧

辟胡不進蠻夷遂

殺益州太守

武帝元封二年開滇王國置益州郡治滇池縣守式又翻

乘勝與辟胡

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臚陵

如翻

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

种音冲

棄市

是歲上官

安為車騎將軍

考異曰昭紀作驃騎  
今從百官表外戚傳

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

順成侯趙父  
鉤弋夫人之

父也父時已死追封為順成  
侯置園邑三百戶於扶風

順成侯有姊君姁

師古曰  
姁音况

羽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

受賞賜

孔穎達曰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屬者  
為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疏與疎同

無在位

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

未央宮北闕蕭何築也師  
古曰未央宮雖南向而上

書奏事謁見者皆詣  
北闕公車司馬在焉

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

班表公車  
屬衛尉天

下上事皆總領之師  
古曰公車主受章奏

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

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

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

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

從才用翻

或曰是

非未可知且安之

安猶徐也

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

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

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

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齊國夏衛石曼姑帥

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柰何不以父

命辭王父命也蒯苦怪翻瞶五怪翻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即就也

今

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皆曰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

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

道要斬

要與腰同 考異曰昭紀云張延年雋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從不疑傳

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

恩澤侯表桑樂侯食邑於千乘樂來各翻

安

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

樂音洛

見

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

此悖蒲

內翻

罷僭耳真番郡

武帝元鼎六年置僭耳郡元封二年置真番郡今皆罷之

僭都

甘翻

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首捕虜三

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

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

數所

角翻為偽  
翻比毗至翻

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

和順天心說民意

說讀曰悅

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延年故御



史大夫周之子也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

鹽鐵事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

四年均輸事始見二十卷元鼎三年酒榷事始見上卷天漢三年榷古岳翻

毋與天下爭利

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難乃旦翻

於是鹽鐵

之議起焉

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百姓皆得鬻鹽鑄錢因總論政治得失也據班史藝文志有鹽鐵

論十篇今行於世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

事見二十一卷天漢元年

稟食不至

稟給也

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蘇林曰掘野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

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去謂藏之也貢父曰今北方野鼠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

頗去藏耳去丘呂翻

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

標千高翻

武在

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

降匈奴事見二

十一卷天漢二年降戶江翻下同

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

為于

偽翻下同

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

子卿蘇武字

故使來

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

說式

芮翻亡古無字通

信義安所見乎

見賢遍翻

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

事自殺來時太夫人已不幸

不幸謂死也

子卿婦年少

少詩照翻

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

更工

衡翻復扶又翻下同

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

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

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

以老母繫保宮

班表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子卿不欲降

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

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

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

皆為如字

將即亮翻  
近其斬翻

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

誠甘樂之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樂音洛

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

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

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

分扶問翻

王必欲降武

匈奴封李陵為

右校王故稱之

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

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

武決去

師古曰決別也

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

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

語牛侶翻鄉讀曰嚮

號戶高翻臨  
哭也力禁翻

及壺衍鞮單于立母閼氏不正

閼氏音

國

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

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

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

謂告語也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

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

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

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

西國謂西域諸

國使疏  
吏翻

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

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

下還歸

還音旋又如字

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

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賞陵罪

驚音奴賞

寬也賞時夜翻

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

盟

李奇曰言欲叔單于如曹劌叔齊桓公柯盟之時幾居衣翻

此陵宿昔之所不忘

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

事見上卷天漢三年

陵尚復何顧乎已矣

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

行戶剛翻

因與武決單于召

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

程大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為太牢有羊豕而無牛

則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班表典屬國本

秦官掌歸義蠻夷漢因之今以命武以武久在匈奴中習外夷事故使為是官其後省併大鴻臚

賜錢

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

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須與鬚同

霍光上官桀與李陵素善遣

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陵曰歸易

耳

易以鼓翻

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

陵意謂降匈奴已辱矣今若歸漢漢

將使刀筆吏薄責其喪師降匈奴之罪是謂再辱也故遂不歸

夏旱 秋七月罷榷

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酤古護翻

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

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

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詔以鉤町侯毋

波鉤町西南夷種武帝開為縣屬牂柯郡雖置官吏而仍以其君長為鉤町侯使主其種類鉤音劬町音挺

毋波漢書作亡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長如立

以為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元鳳元年

應劭曰三年中鳳凰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故以冠元

春武都氏人反

武都

郡屬涼州氏人即白馬氏也魚豢魏畧曰其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氏丁奚翻遣執金吾



馬適建龍頌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

免刑擊之

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據班書功臣表弓高侯韓頌當之孫說以擊匈奴功封龍頌侯坐

酎金失侯復以破東越功封按道侯後為衛太子所殺子興嗣侯坐巫蠱誅後元元年復以增嗣龍頌侯增興弟也班志龍頌侯國屬平原郡頌音洛作額者非崔浩曰今有龍頌村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余謂此刑徒輸作三輔及太常者也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

日有食之既 八月改元 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

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蓋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

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

長知兩翻為子偽翻數所角翻

又桀妻父

所幸充國為太醫監

充國史失其姓太醫監屬少府

闌入殿中

闌妄也漢制諸

入宮殿門皆著籍無籍而妄入謂之闌入

下獄當死冬月且盡

漢論上因不過冬月下遐

嫁翻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

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

在光右

武帝時桀為太僕位九卿秩中二千石光為奉車太尉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是桀之位

右也右上也

及父子並為將軍

桀為左將軍安為車騎將軍

皇后親安女

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

師古曰顧猶反也朝直遙翻

由是與光

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

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

伐矜也榷古岳翻為於偽

翻下同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

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

賂遺蓋主桀弘羊等

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也遺于季翻

桀等又詐令

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

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張晏曰都肄

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大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都肄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肄羊至

翻

道上稱趣

天子出稱趣以清道止行人趣與蹕同

太官先置

師古曰供飲食之具

太官屬少府主膳食凡車駕所幸太官先往其處供置

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

不降乃為典屬國

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言多也使疏吏翻降戶江

翻

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

尉

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翻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

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

璽斯氏翻

候司光出沐日奏之

桀欲從中下其事

伺光出沐不在禁中桀欲自從禁中下其事也司讀曰伺師古曰下謂下

有司也下音胡稼翻下同

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當者以之自任也

書

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

如淳曰近臣調計畫之室

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

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

謝上曰將軍冠

師古曰令復著冠也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

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

師古曰之往也

廣明亭名今據廣明亭在長安城東都門外水經注京兆奉明縣廣成鄉有廣明苑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移于苑北以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為悼園在東都門外

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

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

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

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等十二官令丞又有中書謁

者等七官令丞續漢志尚書令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余據表則尚書中書為兩官據續志則合為一官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為兩官明矣沈約曰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席尚浴尚食尚書故謂之六尚秦時尚書有令有僕射有丞至漢並隸少府武帝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約又曰漢武遊後庭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罷謁者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沈約亦以尚書中書為兩官明矣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師古曰遂猶竟

也言不須窮竟也

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

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

不敢復言

屬之欲翻  
復扶又翻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

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

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

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

背蒲  
妹翻

漢文惑季

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

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

武王崩周公相成  
王管叔蔡叔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東征成王不知  
周公之志公乃為鳴鴉之詩周大夫亦為賦狼跋之  
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氏註云跋躡也疐踳也  
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踳其尾進退有難然而  
不失其猛疏曰李巡曰跋前行曰躡踳却頓曰疐也  
說文云跋躡丁千翻踳即疐也然則跋  
與疐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為躡者謂跋其胡而倒耳  
老狼有胡謂領垂胡近則躡其胡謂躡胡而前倒也  
退則踳其尾謂却頓而倒於尾上也高祖疑陳平事  
見九卷二年文帝罷季布事見十四卷前四年疏賈  
生事同上景帝誅晁錯  
事見十六卷前三年

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

口劉向之言

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



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

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

平為燕相史失其姓語牛倨翻

平曰大王

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

也

好呼到翻

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

易以鼓翻少詩

沼翻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

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

趣七喻翻

鄉讀曰嚮

正謹不可止

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謹謹況爰翻

大將軍恐出兵陳

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

帝謂武帝長知兩翻

天下所信何憂見反

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

張晏曰王

莽天水人也字稚叔

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

羣臣皆裝

令皆治行裝也

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

誘音酉

因廢

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

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麋鹿之大者菟讀曰兔吐故翻

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

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

家人謂凡庶匹夫也

此百世

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

如淳曰特

為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燕音煙姓譜召公封于燕其後為秦所滅子孫以為氏

以告大

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

一曰以病而移居余謂前說是

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

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

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

發兵乎

相息亮翻

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

王憂懣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煩也

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

璽書讓旦

璽斯氏翻

旦以綬自殺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

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刺王

刺來達翻謚法  
暴戾無親曰刺

皇后以年少不與謀

與讀曰豫

亦霍光外孫

故得不廢 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

訢與欣同

冬

十月封杜延年為建平侯

班表建平侯食邑於濟陽

燕倉為宜城侯

宜城侯食邑於濟陰

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桀為弋陽侯

文穎曰徵事丞

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待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班志弋陽侯國屬汝南郡任音壬

丞

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為商利侯

如淳曰漢儀注武帝置丞相少史秩

四百石班表商利侯食邑于臨淮之徐少詩照翻

久之文學濟陰魏相對策

濟陰

郡屬兗州唐為曹州濟子禮翻

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

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

比干紂之賢臣諫紂而死

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

為諫大夫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

朝無直道

光祿勳張

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

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令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掌凡

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秩千石

志行純篤

行下孟翻

乃白用安世為右

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

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

以其發燕蓋上官之謀也

擢為太僕右曹給

事中

太僕正卿右曹給事中加官也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班

表給事中掌顧問應對位中常侍下蓋得入出禁中

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

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

下遐嫁翻先平處其可否

復奏言之處昌呂翻

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

以狀聞或抵其罪法

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致之於罪法

是歲

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

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

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

道讀曰導

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

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

復扶又翻

北橋余

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

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擬有迫急奔走避漢從此橋度也

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

者

風讀曰諷

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

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

起生

僵居良翻仆也

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此為宣帝興于

民間之符

符節令魯國睦弘上書

班表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續漢志曰為符節臺

率主符節事漢改秦薛郡為魯國屬豫州唐兗州地師古曰睦息隨翻今河朔猶有此姓

言大石自

立僵柳復起

復扶又翻下同

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

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

班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

言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



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豐公益太上皇父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  
是言之漢承堯運協于火德得天統矣

有傳國之運

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

惑眾伏誅 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

據王莽時使譯出塞誘呼右犁

汗王咸則犁汗王所居地蓋近塞下也

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

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

無幾

幾居宣翻

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

番和

班志三縣皆屬張掖郡賢曰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師古曰番音盤

張掖太守

屬國都尉

續漢志張掖屬國都尉治居延縣守式又翻

發兵擊大破之得脫

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汗王

義渠王屬國義渠胡之君長射而亦

翻

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犂汗王自是後匈奴

不敢入張掖

燕蓋之亂

燕王蓋主也燕于賢翻蓋古蓋翻

桑弘羊

予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

侯史姓也吳其名也晉武帝時有侯史光過古木翻

後

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少府徐

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

治直

之翻下同

臧讀曰藏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

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

即

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

師古曰重覈治其事也

以桑遷通

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

爭與諍同

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

故三百石吏首匿遷

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

不與庶人匿

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

此深文傳致吳之罪從才用翻

効廷尉

少府縱反者

効戶槩翻師古曰縱放也

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

壻也

車千秋即田千秋漢以其年老得乘小車入殿中因呼為車丞相

故千秋數為侯

史吳言

數所角翻

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

士會公車門

公車門即未央宮北闕門也

議問吳法

師古曰于法律之中吳當得何

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

議

上時掌翻

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

張晏

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非也外內謂內朝及外朝也

遂下廷尉平少府

仁獄

下還嫁翻

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

師古曰詆誣也

恐於法深

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

師古曰言

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

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

師古曰無

善狀也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

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

嘗及相先帝而任事也

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

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

衆心羣下謹譁

謹許爰翻

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

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

光以廷尉少府

弄法輕重卒下之獄

卒子恤翻

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翊

賈勝胡皆要斬

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武帝更名左馮翊要與腰同

而

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

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余謂言與千秋共事終其身

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冬遼東烏桓反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

遼東郡屬幽州唐嘗置安東都護府於其地東胡破見十一卷高祖六年後漢書烏桓之地在丁零西南烏孫東北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比二千石鮮卑先遠竄于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稍徙遼西塞外始為中國患

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

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

上谷漁陽北平皆屬幽州上谷

唐媯州漁陽唐檀薊州北平唐平州之地

為漢偵察匈奴動靜

為于偽翻偵丑鄭翻又尹貞翻

也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

監古街翻

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

是部衆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

五原郡屬并州

先悉薦反

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

旁步浪翻

行攻塞外

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

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少詩沼翻復扶又翻下同

漢復得匈奴降者

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

霍光欲發兵邀擊之

師古曰邀迎而擊之

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

護軍都尉秦官武帝以屬大司馬此時蓋屬大將軍也

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

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數所角翻

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

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

要與邀同

招

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

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

度遼將軍蓋使之度遼水以伐烏桓至後漢遂以為將軍之號

以護匈奴

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

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

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

後戶

烏桓時新中匈奴兵

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中竹仲翻

明友既後

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

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為衣

服之服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沒黻序傳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余按續漢志有加元

服之禮

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薨

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時政事壹

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夏五月

丁丑孝文廟正殿火

人火曰火

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

石將五校作治

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掌五校士校戶教翻

六日成

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

劾戶槩翻

會赦太常轅陽

侯德免為庶人

班表轅陽侯食邑清河文潁曰轅陽在魏郡清淵轅音料又音聊

六

月赦天下

初杆采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

龜茲國治延城

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杆音烏采與彌同質音致下同龜音丘茲音慈賢曰今龜音丘効翻茲音沮惟翻蓋

急言之也

貳師擊大宛還

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元年宛于元翻

將賴丹入至

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

弘羊議田輪臺見二十二卷征和元年

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

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

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

歸歸得立為王

考異曰西域傳作常歸今從昭紀及傅介子傳

漢遣使詔新

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

西域之東垂也

近漢當

白龍堆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三四丈埤者長丈餘皆東北向而相似也近其靳

翻下同

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

擔都甘翻

又數

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

師古曰艾讀曰又數所角翻下同

後復

為匈奴反間

聞古覓翻

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

狀駿馬監北地傳介子使大宛

班表太僕屬官有駿馬監北地郡屬涼州刺史

姓譜傳說出傳巖因以為氏

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

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

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

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

平樂監監平樂觀樂音洛

介子謂大

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

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

易以豉翻刺七亦翻下同

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

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

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

謂曰

班表大鴻臚有譯官令典屬國有九譯令皆掌譯此譯則樓蘭國之譯人

漢使者持黃

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

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

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

師古曰謂

密有所論

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

屏人而獨共語也屏必郅翻

壯士二

人從後刺之

刺七亦翻

刃交匈立死

匈與胃同

其貴臣左右皆散

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

尉屠耆在漢者

更工衡翻

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

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

傳張戀翻縣古懸字通

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

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

更工衡翻鄯上扇翻為刻于偽翻重直用翻

丞相率

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

三輔黃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孟康曰橫

音光祖祖道也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

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

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

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填讀曰鎮

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

為平陵侯

賞破烏桓之功也班表平陵侯食邑于南陽之武當

傅介子為義陽侯

班表義陽侯食邑

于南陽之平氏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

舍讀曰捨今

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

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

毛詩註曰鞠告也將

戰之日陳其師旅誓告之也

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

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

復扶又翻

且以大漢之

彊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

子以為奇功過矣

五年夏大旱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

班志鬱林故秦桂林郡

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戌宜春敬侯王訢薨

思澤

侯表宜春侯食邑於汝南訢音欣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

菟音塗

夏赦天

下烏桓復犯塞

復扶又翻

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

十一月乙丑以楊敞為丞相少府河內蔡義為御史大

夫

河內郡時屬司隸唐懷孟衛州地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昭陽赤奮若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

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夏四月癸

未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壽二十三

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

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

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

師古曰太伯者

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舍讀曰捨

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

長知

兩翻少時照翻

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

示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

九江郡屬揚州唐濠壽廬縣和州地守式

又翻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

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

樂成史樂成德劉德吉丙吉利漢不知其姓

迎

昌邑王賀乘七乘傳

文帝之八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傳張繼翻

詣長

安邸

諸王國皆置邸長安此謂長安之昌邑邸也

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

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

哀王名闢武帝子也

在

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

與

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方音房與音豫

不半日馳

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

樂逸游

好呼到翻樂五考翻

馮式搏街

馮讀曰憑臣瓚曰搏促也師古曰搏挫也音子

本翻馳騁不止口倦庠叱咤

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翻

手苦於筆

轡

師古曰  
華馬策

身勞庫車輿朝則冒霧露

師古曰冒莫  
北翻犯也

晝

則被塵埃

被皮  
義翻

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

暴步  
木翻

冬則為

風寒之所匿薄

師古曰匿與偃同言遇疾  
風則偃靡也薄言迫也

數以夷脆之

玉體

師古曰夷柔也音而  
究翻脆音此芮翻

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

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

師古曰宗尊  
也隆高也

夫廣

廈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廣廈大  
屋也旃與氈同

明師居前勸誦在後

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

道

治直  
之翻

訢訢焉發憤忘食

訢與  
欣同

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楸

之間哉

樂音洛下同

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

師古曰形形體也俛音免

進

退步趨以實下

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以下虛弱不實

吸新吐故以練臧

師古曰藏五藏也練練其氣也臧古藏字通音徂浪翻

專意積精以適神

師古曰適

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

之志體有喬松之壽

師古曰仙人王喬及赤松子也

美聲廣譽登而上

聞則福祿其臻

師古曰臻至也

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

慕未怠

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

於宮館園池弋獵之

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

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

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

行下孟翻下同熾與熾同息庶翻

於

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

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

數所角翻

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

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孔穎達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注腊人云

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服脩

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

厚剛毅有大節

龔姓也左傳晉有大夫龔堅

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

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

爭讀曰諍相息亮翻亡古無字通師

古曰蹇蹇不阿順之  
意易曰王臣蹇蹇

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

令善媿人

師古曰媿古愧字也媿辱也

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

食

騶導車而撓訶者也宰人掌膳食者也騶側鳩翻

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

郤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

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

師古曰閒讀曰閒辟音闢

遂曰

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

膠西王謂于王端也

王曰不知

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儼於桀紂也

與儼

擬同師古曰儼比也

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

說讀曰悅



處昌  
呂翻

唯得所言以至於是

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

今大王親近

羣小

近其新翻

漸漬邪惡

漸子廉翻漬疾智翻

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

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

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

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

去羗呂翻下同

王嘗見大白犬頸

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

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

樂舞人服之冠方之冠占玩翻  
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若頸以下似人而無頭何以辨其為犬  
且安所施冠蓋傳誤也

以問龍其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

者盡冠狗也

言王左右之人皆狗而冠也

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

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

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

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歎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

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

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

數所角翻下同說讀曰悅度徒洛翻

大王誦

詩三百五篇人事浹

浹即協翻治也徹也

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

一篇何等也

中竹仲翻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

大王位

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

行下孟翻師古曰汙濁穢

以存難以亡易

易

鼓翻

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呌然號

汙烏故翻

號戶高翻

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

省悉景翻

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

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

定陶縣為濟陰郡治所

行百三十五

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

從才用翻

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闇讀與陰同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

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眾事

大將軍仁愛

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

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屬之寄幼孤焉大將軍

抱持幼君襁緜之中襁負兒衣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

約小兒於背上李奇曰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孟康曰小兒綳師古曰孟說是絡小兒衣李奇曰緜小兒

大籍又齊人名小兒被為緜舉兩翻緜博抱翻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

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

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

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

常以為念王至濟陽

班志濟陽縣屬陳留郡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州范甸縣西南濟

子禮翻

求長鳴雞

師古曰雞之鳴聲長者也范成大曰長鳴雞自古南詔諸蠻來形矮而大鳴聲圓

長一鳴半刻終日啼號不絕蠻甚貴之一雞直銀一兩邕州谿洞亦有之

道買積竹杖

文穎曰合

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

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

長大者也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

師古曰使者長安使人也讓責也安樂史

逸其姓相息亮翻樂音洛

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即

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

師古曰以

善付吏也湔潸也洒濯也行下孟翻屬之欲翻下同湔子顛翻洒先禮翻

即梓善屬衛士長

行法

師古曰衛士長主衛之官持頭也音才兀翻長知兩翻

王到霸上大鴻臚郊

迎

臚陵如翻

駙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

壽成人名昌邑太僕也乘繩證翻下同

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葬喪望見國

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

廣明注見上卷元鳳元年三輔黃圖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

第一門其外郭名東都門

王曰我嗑痛不能哭

師古曰嗑咽也音益

至城門

遂復言

復扶又翻

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

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

文穎曰吊哭帳也

未至帳所有

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

盡哀止

鄉讀曰嚮

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

綬襲尊號

璽斯氏翻綬音受

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申葬孝昭

皇帝于平陵

平陵屬右扶風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自崩至葬十日

昌邑王既立

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

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

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

師古曰謂新居喪服

日與近臣

飲酒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旒

漢大駕法駕前驅有雲罕九旒皮軒鸞旗

薛綜曰雲罕旌旗名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郭璞曰皮軒革車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師古曰皮軒之

上以赤皮為重蓋今此孔穎達曰驅馳東西所為諄道走馬謂之

馳策馬謂之驅詩蒲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

內翻師古曰乖也

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

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師古曰版瓦大

瓦也覆敷又翻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以昌邑王習詩故云然蘇林曰

猶言陛下所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讀之詩也陸

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

為吳王嘗惡即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近其新翻



如不忍昌邑故人

師古曰如若也

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

為福

師古曰詭反也

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

東張敞上書諫

班表太僕有兩丞續漢志丞一人秩千石河東郡屬并州按此時河東郡當屬

司隸

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

師古曰蚤古早字

大臣憂懼選賢聖

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

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

屬之欲翻

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

聽風

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

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

小輦先遷

李奇曰挽輦小臣也

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

憂懣

懣母本翻又音滿  
又音悶煩懣也

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

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

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

屋之柱及其石也

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

建議而白之也

更選賢

而立之光曰入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

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

不讀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

曰否

師古曰商書太甲篇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也

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

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

給事中給事中禁中也西漢以為加官

陰與車騎將

軍張安世圖計

師古曰圖謀也

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

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

欲何之

之往也

王怒謂勝為祆言

祆與妖同音於驕翻

縛以屬吏

屬之

欲翻吏白霍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

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

漢儒作洪範傳以五事應五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  
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  
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  
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  
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君亂且時則有下人伐上  
弱人之所叛故有下人伐上之病也

者惡察察言

惡忌諱也察察言不敢明言之也惡烏路翻

故云臣下有謀光

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

數所

王

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

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師古曰唯唯者恭應之辭

也唯於矣翻

延年起至更衣

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更工衡翻

敞夫人

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

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

誅矣

與讀曰豫先悉薦翻

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

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師古曰三人共言故曰參語

癸巳光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

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

師古曰凡鄂者

皆謂阻疑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

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

離席按劔

離力智翻

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

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

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

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

得旋踵

師古曰宜速決

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

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

師古曰受其憂責也難乃旦翻

於

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師古

曰言一聽之也

光即與羣臣俱見

見賢通翻

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

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

未央宮有承明

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

詔諸禁

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

晉灼曰長

樂宮有温室殿三輔黃圖温室殿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謂長樂宮固亦有温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

為未央之温室也

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

中黃門屬少府黃門令師古曰中黃門謂

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此百石

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

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

內讀曰納

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

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收縛二百

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

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

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謂自殺也

令

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

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

從才用翻師古曰安馬也余謂安得

罪猶言何所得罪也

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

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被皮義翻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

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襦汝朱翻

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

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

期門屬光祿勳掌兵送從武帝為微行與勇

力之士期諸殿門故曰期門

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

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

臣敞下即連名

史以等字約言之

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

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

師古曰典喪言為喪主也斬衰謂縗裳下不縷直斬割之



而已縵  
步千翻

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師古曰素食菜食無

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

使從官略女

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

傳張繼翻見賢遍翻

立為皇太

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

孟康曰漢初有

三璽天子之璽自佩信璽行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

不封

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令凡人皆見言不

慎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駙宰官奴二百餘人常

與居禁闥內教戲

更工衡翻教讀曰傲

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

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

師古曰昌邑之

侍中名君卿也

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

歌吹作俳倡

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倡音昌

召內泰壹宗廟樂人

悉奏衆樂

鄭氏曰祭泰一樂人也余據武帝祠泰一用樂舞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又采詩

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宗廟樂有文德昭德文始五行之舞嘉至永至登歌休成之樂房中祠樂安世樂昭容

樂禮容樂其員八百二十九人

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

師古曰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

北三輔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四十餘里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

弄璣闕

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廡有果下馬高三尺以

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下乘之故曰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

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掖庭令屬少府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秦也為人臣

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悖蒲內翻離力智翻尚書令復讀曰

復扶又翻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

邑郎官者免奴續漢志諸侯王赤綬四采青黃縹紺列侯紫綬二采紫白二千石青綬三采青

白紅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免奴謂奴免放為良人者發御

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

夜飲湛汚于酒

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湛汚者乃荒迷之義也汚與酒同

獨夜設

九賓溫室

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

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

王園廟稱嗣子皇帝

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余謂賀入繼大

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

受璽以來

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縱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

持

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

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

數所角翻更工衡翻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

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

辟讀曰僻

五辟之屬

莫大不孝

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辟五刑之辟也辟頻亦翻

周襄王

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

天下也

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於母也

宗廟

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

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

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

引孝經孔子之言爭讀曰諍亡古無字通

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

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

師古曰即就也組則古翻說文曰組綬屬續漢志乘輿黃赤綬

四采黃赤紺縹長丈有九尺九寸五百升

奉上太后

上時掌翻

扶王下殿出金馬

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

戇涉降翻任音全

起

就乘輿副車

乘繩證翻

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

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

左右

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

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

之人屏於遠方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不及以政

師古曰言不豫政令

請徙王

賀漢中房陵縣

漢中郡屬益州房陵縣唐為房州

太后詔歸賀昌邑賜

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

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為山陽郡

昌邑國本山陽郡也今國除復為郡

昌邑

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

朝直遙翻

又

不能輔道

道讀曰導

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

下遐嫁翻

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

數所角翻

得減死髡為

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

書

王式時為昌邑王師以授王詩治事使者即治獄使者也治直之翻

式對曰臣以詩三

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

復誦之也

為於偽翻下同師古曰復音方目翻

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

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

政省悉景翻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

信少府

長信宮名少府掌其宮事班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

四年更名長樂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三輔黃

圖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余據表長信少府後改為長樂少府則長信長樂非兩宮也張說誤賜



爵關內侯 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

姓譜史周史佚之後師古曰太

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

生子進

師古曰進皇孫之名也

號史皇孫皇孫納

涿郡王夫人

涿郡屬幽州王夫人名翁須

生子病已

師古曰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

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為鄙更改諱詢

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

蠱事

見二十三卷武帝征和二年

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

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

師古曰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

大鴻臚此蓋巫蠱獄收繫者衆故皇曾孫寄在郡邸獄

故廷尉監魯國丙吉

班表廷尉

有左右監秩千石丙姓也左傳齊有丙厥功臣表有高苑侯丙倩

受詔治巫蠱獄

治直之翻

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

師古曰重音且用翻

擇謹

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

李奇曰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輒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班史謂之女徒復作復作者復為官作滿其本罪月日班志渭城縣屬扶風師古曰閒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閒讀曰閑燥蘇老翻

吉日再

省視

省悉景翻

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來往長楊五柞宮

師古曰二宮並在盤屋皆以木名之水經注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漏水又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師古曰條謂疏錄之

無

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

班表謁者令屬

少府續漢志主宮中布張諸藝物漢官云秩千石蓋當時權為此使

吉閉門拒使者不納

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

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

劾戶緊翻

武帝亦寤曰

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

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

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文穎

曰不當在官不當在郡邸獄也師古曰守丞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譙字言姓又非也

仲馮曰守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

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

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

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

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

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讀曰

飢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而食之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

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

幾居衣翻

數所角翻

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

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

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

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有令丞宦者為之詔敕

掖庭養視之始令宗正著其屬籍

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

恩

張賀安世兄也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上書為賀請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師古曰顧念也

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

妻之

妻干細翻下同

是時昭帝始冠

冠古玩翻

長八尺二寸

長直亮翻

賀

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

音譽

余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

矣勿復言予女事

復扶又翻予讀曰與

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

廣漢有女

暴室屬掖庭令師古曰取暴曬為名蓋主織作染練之署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

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官者作嗇夫也師古又曰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非獄名嗇夫者暴室屬官亦猶縣鄉嗇夫姓譜許姓出高陽本自姜姓炎帝之後太嶽之裔其後因封國為氏

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闕內侯

師古

曰言曾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得下劣猶為闕內侯也為於偽翻

可妻也廣漢許諾明

日姬聞之怒

姬謂廣漢妻也說文曰姬母也音威遇翻

廣漢重令人為介

師古

曰更令人作媒結昏姻重音直用翻

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

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複中翁

服虔曰複

音福師古曰姓複字中翁

高材好學

好呼到翻

然亦喜游俠

師古曰喜  
許吏翻

鬪雞走狗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直治

吏翻  
數上下諸陵

師古曰諸陵皆據高敞地為之縣即在  
其側帝每周游往來去則上來則下故

言上下諸陵數所  
角翻上時掌翻

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

班志蓮勺  
縣屬左馮

翊賢曰故城在同州下邽縣東北如淳曰為人所困辱

也蓮勺縣有鹽池縱橫十餘里其鄉人名為鹵中師古

曰鹵者鹹地今在櫟陽縣東今其鄉人謂此中為尤樂

鹵鹽池程大昌曰蓮勺唐下邽縣蓮音輦勺音酌

杜鄠之間

班志杜縣屬京兆鄠縣  
屬扶風樂音洛鄠音戶

率常在下杜

孟康曰  
下杜在

長安南師古曰即今之杜城括地志下杜  
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杜伯國

時會朝請舍

長安尚冠里

文穎曰以屬第尚親故歲時從宗室朝會  
也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師古曰尚冠者

長安中里名帝會朝請之時即於此里中止息三輔黃圖曰京兆尹治尚冠里朝直遙翻舍如字請才性翻

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

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

屬之欲翻孝昭皇帝早崩亡嗣亡古無海內憂懼欲亟聞嗣

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

師古曰雖無嫡嗣苟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既而恐危社稷故廢黜之皆以大誼而行也天下莫不

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

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



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

蘇林

曰外家猶言在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

吉

前使居郡邸時

使疏吏翻

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

有美材行安而節和

行下孟翻

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豈

宜

句斷言參以著龜卜其宜與不宜也

褒顯先使入侍

師古曰侍太后

令天下昭

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

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所

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孝武皇帝曾孫

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

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

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為子故云

子萬姓

臣昧死以聞

昧死冒死也

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

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

文穎曰軫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近世謂之軫獵車孟康曰今之載獵車也前有曲軫特高大獵時立其中格射禽獸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文李二說是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非取其高大也孟說失之軫音零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

侯

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師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為天子也見賢遍翻

已而羣臣奏

上璽綬即皇帝位

癸巳廢昌邑王庚申立宣帝漢朝無君二十七日天下不搖霍光處此誠

難能也上時掌翻

謁高廟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

年

班表侍御史屬御史大夫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此嚴非莊助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

嚴仲子

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

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楊敞薨

班表

安平侯食邑於汝南

九月大赦天下

戊寅蔡義為丞相

初

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爽數月曾孫立為帝許

氏為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少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

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  
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健仔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  
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  
成君 太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漢太后常居長

樂宮太皇太后自昌邑之廢居未央宮今宣帝既立復歸長樂宮樂音洛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詢字次卿諱詢之字曰諱應劭曰諡法聖

善周聞曰宣帝本名病已元康二年乃更名詢

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

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

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

昭帝

始元二年霍光以捕馬何羅功封博陸侯二千三百五十戶今益封萬七千二百戶元鳳六年張安世封富平侯三千四十戶今益封萬六百戶楊敞始封安平侯七百戶今益封其子忠四千八百四十七戶蔡義始封陽平侯今益封通前凡七百戶范明友始封平陵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九百二十戶韓增始紹封龍頤侯今益封千戶建平侯杜延年始封二千戶今益封二千三百六十戶蒲侯蘇昌始封千二十六戶今益封王譚始紹封宜春侯今益封通前凡一千一百八十八戶魏聖始紹封當塗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二百戶屠耆堂始紹封杜侯千三百戶今益封夏侯勝始賜爵關內侯今益封千戶凡十人封田廣明為昌水侯趙充國為營平侯田延

年為陽城侯樂成為爰氏侯王遷為平丘侯凡五人周  
德蘇武李光劉德韋賢宋畸丙吉趙廣漢八人皆賜爵  
侯關內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

稽音啟

上謙讓不受諸事皆

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  
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  
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  
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  
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

胡越兵胡騎及越騎也東西宮

衛尉長樂衛尉及未央衛尉也侍中得入禁中諸曹受  
尚書奏事給事中給事禁中皆加官也下胡稼翻已甚

言過當也

夏四月庚午地震 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

天下勿收田租賦 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

謚戾太子死事見二十二年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

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

之父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愚以

為親謚宜曰悼如淳曰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

史良娣曰戾夫人謚法不悔前過曰戾又思念曰戾皆改葬焉 秋七

月詔立燕刺王太子建為廣陽王燕王旦死建為庶人事見二十三卷昭帝

元鳳元年廣陽國屬幽州旦死燕國除  
為廣陽郡今因以為國名刺音來昌翻  
立廣陵王胥少

子弘為高密王

封胥子弘為王加親親之恩也

初上官桀與霍光爭

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

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

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

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廷尉正秩千石庭中漢書作廷中師古曰

此廷中謂廷尉之中也余謂通鑑作庭中言漢庭之中也數所角翻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儻



民車延年詐增儻直

師古曰儻謂貸之與雇直也儻子就翻

盜取錢三千

萬為怨家所告

怨於元翻

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

師古曰為

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

延年抵曰

師古曰抵拒諱也抵丁禮翻

無有是事光

曰既無事當窮竟

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

御史大夫田廣

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

公羊傳僖十七年夏滅項

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

當廢昌邑

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

延年字子賓事見上昭帝元平元年

今縣

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師古曰謂自乞與之也柳宗元曰哉疑辭也何哉猶曰何

如也乞  
音氣

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

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

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挨韻畧其季翻

謝田大夫曉

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

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

其拒諱故不估之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

語牛倨翻

延年曰幸縣官寬

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

閉閣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

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刎

武粉  
翻

夏五月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

盛而廟樂未稱

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

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

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庭中謂朝廷之中

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

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

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

師古曰言

無五穀之苗

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

畜讀曰蓄

無德澤於民

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

為于偽翻難乃旦翻

此詔書也勝

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

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

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

獄劾戶槩翻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

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

時五行舞也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夏

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載孔子之言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

冬

師古曰更歷也  
更音工衡翻

講論不怠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

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尚

小岑娶且死

復扶又翻妻七細翻漢書作岑陟  
師古曰岑音仕林翻陟音子侯翻

以國與

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

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

年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

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

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

來

趣讀曰促

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

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

先患

薦翻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

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

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

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

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

張晏曰禮婦人從夫謚閔其見殺故兼二

謚師古曰共讀曰恭余據班史自高后以下皆從夫稱之未嘗有謚也至帝謚孝武衛皇后曰思亦以其不令終也至於東都如光烈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明德始從夫而加二謚

君道無從

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納其女

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

衍者

姓譜淳于出於姜姓周公之後

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

賞為掖庭戶衛

掖庭戶衛掌衛掖庭門戶郎主之也

謂衍可過辭霍夫

人行為我求安池監

安池池名監掌池之官為于偽翻

衍如言報顯顯

因心生辟左右

師古曰辟謂屏去之音闕

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

事

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少時照翻

我亦欲報少夫

可乎

晉灼曰報少夫謀弑許后事

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

師古曰無

事而顯曰將軍素愛少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

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翻

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

生

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翻

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

藥去也

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丘呂翻

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

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常先嘗安可

師古曰與衆醫



共雜治之又有先嘗者何可行毒治直之翻

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

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

盡力即擣附子

附子與天雄烏喙同出一種有大毒

齋入長定宮皇后免

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

師古曰大丸今澤蘭丸之

屬合音悶飲於禁翻

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

師古曰岑岑痺

悶之意

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

衍出過見顯

相勞問

勞力到翻

亦未敢重謝衍

師古曰恐人知覺之

後人有上書告

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

劾戶禁翻

顯恐急即

以狀具語光

語牛據翻

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行光大

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

會奏上光署行

勿論

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余據霍光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

帝邪李說是時安敢言之於

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戊

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

遠遁逃

師古曰毆與驅同

是以五將少所得

少詩沼翻

夏五月軍罷

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

自張掖出塞

斬首捕虜

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貊

自雲中出塞師古曰

烏員地名  
也音云

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

里西至候山

自酒泉出塞

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

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

而不罪祈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鷄秩山

自西河出塞

斬

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

姓譖楚大夫叔山冉之後

案夫子弟子有冉伯牛冉有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祈連

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

可祈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

餘吾水上

自五原出塞

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

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祈連知虜

在前逗遛不進

孟康曰逗遛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

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

百官表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

事舉劾案章下遐嫁翻

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

方入至右谷蠡王庭

谷蠡音鹿黎

獲單于父行

行胡浪翻

及嫂居

次

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

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

級

犁汗都尉犁汗王之都尉也師古曰千長千人之長長知兩翻

馬牛羊驢橐佗七十

餘萬頭

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佗音徒河翻考異曰常惠傳四萬級為三萬九千人七

十餘萬頭為六十餘

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

萬頭今從烏孫傳

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

長羅侯國屬陳留郡賢曰故城在今

滑州匡城縣東北

次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

可勝數

勝音升

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

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復扶又翻

惠因奏請龜茲國嘗

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

風惠以便宜從事

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

惠與吏士五百

人俱至烏孫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過發西國兵二萬人

自烏孫還

所過西國皆發其兵

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

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

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

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

師古曰置猶放

王執姑翼詣惠惠斬

之而還

龜茲殺賴丹事見上卷昭帝元鳳四年

大旱

六月己丑陽平

節侯蔡義薨

陽平屬東郡曰荀紀作乙丑誤

考異

甲辰長信少府韋

賢為丞相

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

冬匈奴單于

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

雨于具翻

一日深丈餘

深式鳩翻

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

丁令乘弱攻其北

令音零

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

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

重直用翻

人民死者什三畜產十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

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遣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

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

師古曰當者報其直

滋欲

鄉和親

師古曰滋益也鄉讀曰嚮

而邊境少事矣

是歲潁川太守

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為鉅

蘇林

曰鉅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簫竹簫也如今官受

密事簫也師古曰鉅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而不

可出或鉅或簫皆為此制而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

師古

用受書令投於中也簫音同

於是更相怨咎

衡更工

姦黨散落盜

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

降戶江翻

由是

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

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

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

音薑仆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



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尤善為鉤

距以得事情

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

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

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

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謀共劫人坐語

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

師古曰擿謂動發之

也音它狄翻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

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長知兩翻治直之翻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赦天下初許后起

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輦馬侍

從益盛

從才用翻

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縣讀

曰懸

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

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

景帝元帝令郡國各立太

祖高皇帝廟太宗大皇帝廟壞音怪

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

經學之士有以應變

師古曰謂禦塞災異也

毋有所諱令三輔太

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

殿五日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

州刺史

揚州統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等郡

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

威儀

易以政翻

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

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

名不當相呼字也

上亦以是親信之

師古曰知其質樸也

嘗見出道上語

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見賢遍翻

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

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

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

懲前事

師古曰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

勝復為長信少府後遷太子

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

報師傅之恩

為於偽翻

儒者以為榮

五月鳳皇集北海安

丘渰于

安丘渰于二縣皆屬北海郡安丘春秋時之渠丘渰于春秋之州國

廣川王去

坐殺其師及姬妾十餘人或銷鉛錫灌口中或支解并

毒藥煮之令糜盡廢徙上庸自殺

廣川王去景帝子廣川惠王越之孫師古

曰糜碎也

地節元年

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元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

春正月有

星孛于西方

字蒲內翻

楚王延壽

景帝立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傳子道孫

注曾孫純延壽純之子也

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

附助之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因使何

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

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取讀曰娶遺於季

翻長如字

母後人有天下

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後戶覲翻

何齊父長年

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

下遐嫁翻

冬十一月延壽

自殺胥勿治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是歲于定

國為廷尉

姓譜周武王子封於邳子孫以國為氏其後去邑單為于

定國決疑平法

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

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師古曰言決罪皆當

于定國為廷尉民自

以不寃

師古曰言知其寃平皆無寃枉之慮也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

偽翻為于

光上

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

侯奉兄去病祀

霍去病封冠軍侯子嬪嗣封薨無後國除故光乞分國邑以封其孫

即日

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

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

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

乘繩證翻復如字

置園邑三百家長

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

復方目翻

疇其爵邑

應劭曰疇等也

世世無

有所與

與讀曰豫

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

言事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故曰封

事漢官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用皂囊

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

臣以填藩國

填古鎮字通

毋空大位以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

奪之權也塞悉則翻

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

勲事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勲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

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考異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四

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為衛將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司馬當在

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年七月蓋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

鳳皇集魯

羣鳥從之大赦天下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

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

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

公羊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惡宋三世為大夫

公羊傳曰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取也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之大夫也為恐當作無惡焉路翻

及魯季孫之專權

魯自季友立僖公行父逐東門氏意如逐昭公世專魯國至哀公惡季氏

之偏而不能去遂孫於邾

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



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

謂領尚書事也賢曰樞機

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也

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

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

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

悉出入也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設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或夜詔門

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

師古曰寢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

宜有以損

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

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屏必郢翻  
去丘呂翻

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漢三公九卿皆外朝今魏

相給事中則得入  
禁中預中朝之議

帝興于閭閻

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言從里巷

而即天  
位也

知民事之難難

難古艱事

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

為治

治直吏翻下同

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數

奏其言考試功能

應劭曰數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

侍中

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

易

師古曰言各久其職事也貢父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也非謂侍中尚書官至于子孫不改易也

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

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

師古曰  
質正也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

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

師古曰訟

理言所訟見理而無  
冤滯也亡古無字通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師古

曰謂郡守  
諸侯相

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

數所  
角翻

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

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

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師古曰所表謂  
增秩賜金爵也

是以漢世良吏

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匈奴壺衍鞬單于死弟左賢王

立為虛問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

于所幸顓渠閼氏

顓渠閼氏單于之元妃也其次為大閼氏將即亮翻閼氏音煙支

顓

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

且子閼翻

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

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

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也如光祿塞受降城遮虜障

等城是也

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

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

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

入訾子移翻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

降戶

江翻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

等四人

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余據軍監位次軍正

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

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

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

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噤居左地者

孟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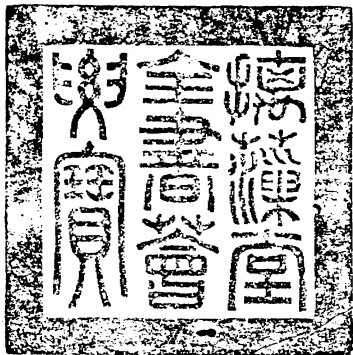
曰噤音辱匈奴種師古曰噤音奴獨翻余謂西噤自是一種為匈奴所得使居左地耳非匈奴種也其君

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

南降漢



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朱溥